

中村元・原著  
林光明・編譯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

星屋



上卷

#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

上 卷

一～六 畫 (1～561頁)

中村元・原著

林光明・編譯

嘉豐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中村元編著・林光明編譯

． -- 初版. -- 臺北市：嘉豐，2009.5

冊；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84692-0-4 (全套：精裝)

1. 佛教 2. 詞典

220.4

97017904

##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上卷

原 著：中村 元

編 譯：林 光 明

執行編輯：林 勝 儀

出 版 者：嘉豐出版社

發 行 人：陳 慧 珍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 5 段69巷 2 弄36號

電 話：Tel (02) 2765-7420

傳 真：Fax (886-2) 2763-2778, 2763-6567

網 址：<http://www.mantra.com.tw>

電子郵件：[service@mantra.com.tw](mailto:service@mantra.com.tw)

郵政劃撥：帳號 19424927 號・戶名：嘉豐出版社

定 價：(全五冊) 新台幣6,800元

初 版：2009年5月24日

印 刷：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

因  
馬  
中  
上  
亡  
礙

佛光山星云



二〇〇八年五月

##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序

林光明先生是現代佛學界的奇才。他未受正式的佛教學術教育，但他是一位專精於咒語研究的學者，又是一位精通漢、梵、巴、藏、英、日語文的佛教學者。他的著作、翻譯、編譯，數量及速度，都很驚人。

最近完成的日本中村元博士的《廣說佛教語大辭典》，既是通俗性的，也是學術性的，乃為集合了日本數代學者的功力而完成的一部佛學辭典。允為深入教海的津梁，亦為參考佛學的寶庫。其內容的博大實用，已有楊曾文先生的序中詳明。故樂為推薦。

聖嚴



2008 · 5 · 16

（編按：楊曾文序，請見本書第（12）頁）

#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 推薦序

中村元教授《廣說佛教語大辭典》的漢譯本，終於有人能夠翻譯並且出版，這件事對整個漢語佛教經典的使用區而言，意義非常重大。編譯者林光明教授邀我寫序，鑑於這本書的重要性及預期它將來的影響力，我很樂意為他寫這篇推薦序。

我曾經在日本的佛教大學研習過，在研讀資料的過程中，中村元教授的《佛教語大辭典》，是我最常引用參考的資料之一。因此，對中村元教授其人以及他的著作，並不陌生，所以我樂於介紹。

中村元教授（1912～1999）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印度哲學梵文學科，歷任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東方學院院長，可說是二十世紀日本最重要的佛學學者之一。他一生編著很多與佛教有關的書籍和字典，其中，與本書有關的系列作品，前後共有三本：（1）1948年的《佛教語邦譯辭典》，（2）1975年的《佛教語大辭典》，（3）2001年的《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上列第二本與第三本，都是站在前一本的基礎上，修訂或添加上新編的內容或條目而成。

如上所述，我以前最常引用《佛教語大辭典》，到2001年《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出版後，該書也成為我常用的書籍。相較於《佛教語大辭典》，我覺得它有下列幾項值得注意的地方：

（1）雖然《廣說佛教語大辭典》是站在《佛教語大辭典》的基礎上增修內容而成，但它將《佛教語大辭典》中，將近一半的詞條內容做增訂的工作，可見其內容的充實性，已超越《佛教語大辭典》。

（2）《廣說佛教語大辭典》較《佛教語大辭典》新增8,000個詞條，其可資參考的資料，也相對增加。

（3）《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加入佛教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並且增加巴利文、梵文與藏文的對照，對於佛學研究而言，不啻是一項利器。

淨心



2009年5月

## 巨細靡遺：《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之巨作 與〈漢譯本〉之細心

丁福保(1874~1952)居士一生以「行醫刊書」作為濟世導俗的志業，並且發願箋注佛經，雖然有完成一些小部佛典之箋注，但覺得佛典浩瀚如海，「幻軀石火，心力難酬」，於是改以搜羅諸經中專有名詞，抉擇釋義，標示出處，筆畫檢索，編成「佛學大辭典」，作為一切經之總註。於是，從民國紀元(1912年)到 8 年，搜羅累積至數千佛學條目，「更參以日本織田氏、望月氏之佛教大辭典，若原氏之佛教辭典、藤井氏之佛教辭林等，以補舊稿之所不及」。如是歷經十年，至民國十年(1921年)六月出版此辭典，對佛學研究之貢獻巨大。

根據《佛學大辭典》之「自序二」敘述：「蓋釋氏之有辭典，實自雲門(文偃，864~949)始……。其後有〔宋朝〕釋善卿者……獵涉眾經，徧詢知識，聞一緣，得一事，即錄之於心，編之於簡，而又求諸古錄，以較其是非。積二十載，得二千四百餘條，名曰《祖庭事苑》，分為八卷……此禪宗第二次改良之辭典也」。此外，丁福保居士又編印《翻譯名義集新編》、《一切經音義彙編》二書，與該辭典相輔而行。可惜，之後，我國編輯漢語佛學大辭書者，後繼無人，不能將新資料與新研究成果補充於辭典中。

在日本，佛學泰斗中村元教授為回應「可能將佛教語於日本人的日常共同語言中表達嗎？」疑問，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得到東京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佛教學研究室學生們的協助，從日本平安時期至江戶末期之日本典籍中，收集整理前人深入淺出表達的佛教用語，並於1948年，將此成果謄寫印行《佛教邦語辭典》，後來收錄於1975年《佛教語大辭典》之條目解釋例中。

此「為因應佛教現代化，將傳統的佛教用語，經研究理解後，以簡明的現代用語表達」的《佛教語大辭典》編輯宗旨，對於現代日本人認識佛教有很大的幫助，進而有《佛教語源叢策》(「佛教語源漫遊」之意)系列的編輯出版，也頗受好評。

其實，《佛教語大辭典》刊行不久，中村元教授孜孜不倦繼續增補辭典的卡片，教授雖於1999年去世，萬幸其成果《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仍可出版(2001年)。2005年，林光明先生取得中村元教授家屬與東京書籍出版社之授權，組織編譯委員會編

譯《廣說佛教語大辭典》。本人有幸受邀忝爲副主任委員，實在沒有什麼貢獻。如今，大功即將告成，承蒙組織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光明先生邀請寫序，倍感隨喜之樂。

拜讀林光明先生所寄漢譯本《廣說佛教語大辭典》部份辭條，有些小小心得，借此分享讀者，野人獻曝。例如：我所讀到的辭條「七七日」，其解釋是「第七個七天。或四十九日」。但是，在原書中只有「第七個七天」的說明而已，第二句「或四十九日」是漢譯本爲華文讀者所增加的。

此例，也可看出中日佛教用語的小差別。若以 CBETA 電子佛典(2008)來檢索「七七日」，可以得到385個結果。有些是「第七個七天」的用法，例如：《方廣大莊嚴經》卷10〈24 商人蒙記品〉：「爾時世尊於第七七日，至多演林中在一樹下，結跏趺坐觀察眾生，爲生老病死之所逼迫，高聲唱言……」。有些是「四十九日」之意，例如：《佛本行集經》卷32〈35 二商奉食品〉：「爾時世尊，經七日後，正念正知，從三昧起。如是世尊，經七七日，以三昧力，相續而住」。

從此小處，可看出林光明先生編譯漢文版《廣說佛教語大辭典》（約1800頁）的用心與細心。此外，又自行編輯「漢語筆畫索引：首字筆畫通檢，首字注音通檢，首字漢語拼音通檢」（約500頁成別卷二）與「日本語索引」，再加原本的「巴利語、梵語等索引」（約500頁成別卷一），方便漢語界人士使用，誠爲苦心之至。

林光明先生後半生致力於梵字咒語的研究出版與佛教工具書編譯刊行，對佛教界的貢獻，難以計量，功德無盡。根據丁福保居士自訂年譜：「民國八年（1919），行醫刊書如故。二月，買梅白克路舊宅一所，計六千圓。開印「佛學大辭典」，預備資本一萬元」。林光明先生也是爲了此《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之〈漢譯本〉費盡心思與家財。於此廣利有情之巨作出版之前，藉先睹爲快之便，謹述中村元教授的原編著此大辭典的因緣，並與簡介林光明先生編譯此書細心之一二，對此中日兩位出版巨人，表示由衷之敬意與感佩。

釋惠敏

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法鼓佛教學院院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2008年8月14日序於法鼓佛教學院



#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 推薦序

很高興得知林光明先生所率的翻譯團隊能夠為佛教漢譯文獻工程再樹一樁里程碑。

佛教辭典一直是學佛者的入門福音，也是普世佛學研究者在面臨浩瀚經典文獻時必備的導航工具；因此，編纂一部詳實完整而深入淺出的佛教辭典，可以說一直是古今中外所熱中討論的，這也是對於佛教文化保存與流傳好比如虎添翼一般的偉大志業，其重要性實無須贅言。

中村元教授在當代佛學的貢獻舉世皆知，當中村元教授家屬同意將其畢生巨著『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交付林光明先生等進行漢譯時，此舉已註定將是當今佛教界，也是華文圈難得的盛事，本人為此深深感到讚嘆與由衷祝福，期許這樣的文化工程所帶來的利生美意，能提供給現代人一炬『佛學』或是『學佛』引路的『智慧明燈』。

心道

2008年8月29日

林教授光明

佛 濟

恩 世

美

德

浩

瀚

戊子  
心道



#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 推薦序

欣聞由林光明先生組織編譯委員會所編譯之《廣說佛教語大辭典》漢譯本即將於近日付梓出版，實可謂佛學界的盛事一樁。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原籍是由日本佛教學者中村元先生所主編，內容宏大廣博，著重於佛教名相術語之解析，而中譯本力求解釋詳實、用語淺近，編排時爲了便於查考對照，更是下了不少功夫。相信這份集結眾人心力所得的成果，不僅有助於佛教學界的研究發展，亦有助於一般民眾或初入門的佛學弟子對佛教用語、佛學要義之理解。

林光明先生是位爲學嚴謹的佛教學者，不僅專擅於梵藏經咒之研究，亦發心編纂多部咒語研究、梵漢大辭典等書籍，在相關佛學領域中貢獻甚多，本人平日在編輯弘法講義、咒語教學時也常受惠於其所編著之書籍。

此次《廣說佛教語大辭典》漢譯本之出版，乃由林光明先生盡心盡力推動促成，本人肯定其在未來在佛教研究界應能發揮遠大的影響力，隨喜讚嘆之餘，承蒙林光明先生邀請，亦謹此推薦並爲序。

海濤

2008年 9 月 8 日於宜蘭生命道場

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出版誌慶



法海津梁

蘇州西園戒幢律寺 普仁敬題



# 佛學界的盛舉

贊中村元博士《廣說佛教語大辭典》漢譯本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楊曾文

今年3月應邀出席臺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的“2008年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在會後造訪臺北朋友許書訓家時會見好友林光明先生。他高興地對我說，他最近已經將日本著名佛教學者中村元博士的《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主持翻譯完成，即將正式出版，希望我寫一篇序。我當時聽後感到十分驚訝和高興，想不到他能在依據辻直四郎監修、荻原雲來編纂的《梵和大辭典》等書基礎上主持編印《梵漢大辭典》之後不久又完成如此的巨著。對他的囑託，當即欣然答應下來。

提起中村元博士（1912~1999），應當說也是我在日本學術界欽敬的前輩和朋友。從1985年至200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日本中外日報社聯合舉辦過10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中村元博士曾作為日本代表團團長出席了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七次會議，而我與鎌田茂雄教授作為兩國會議的主要組織者與中村元博士有較多的接觸，還翻譯過他的講稿。在1999年10月10日驚悉中村元教授去世的消息後，立即寫了悼詞通過東京大學的末木文美士教授轉致中村元夫人，其中讚頌“中村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學者，在對印度、中國和日本的佛教、東方歷史文化的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成績。”回想自己在多年從事中日佛教的研究中，也受惠於中村元博士的佛學著作。他的《新·佛教辭典》、《佛教語大辭典》是擺在書桌邊經常查閱的兩部辭典。

中村元博士的《佛教語大辭典》從二戰後開始著手編纂，在東京大學文學部印度學哲學研究室年青弟子的協助下，1948年曾將研究成果集結謄寫刊印為《佛教語邦譯辭典》，然而1967年在重新改編修補的過程中，由於遭遇意外的事件原稿不幸丟失，此後不得不艱苦地從頭開始，終於在1975年將《佛教語大辭典》編撰完成並正式出版，受到國內外佛教學者廣泛好評。然而中村元博士對此仍感到不滿意，又在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加以修改和擴充，1999年將《廣說佛教語大辭典》編撰完成。原《佛教語大辭典》收錄詞目45000條，修改擴充後的《廣說佛教語大辭典》除增加新詞目約8000條之外，還將原45000條中的20000多條重新作了修改、補充或增加引證的出處。這確實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凝聚了中村元博士前後近50年的艱辛和心血！

統觀《佛教語大辭典》及《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可以歸納出有以下特色：一、全書選收漢譯佛典和佛教著述中的佛教術語、辭彙，也選收在中國、日本及其他地方經常舉辦的佛教活動中的用語，而對包括人名、地名、寺名、書名等在內的固有名詞一般不予收錄；二、對所收詞目用易於為一般民眾理解的通俗語言作簡明地解釋，避免運用艱澀的語言或直接以佛語解佛語的做法；三、對現在尚存的梵文、巴利文和藏語佛典中的用語，在相關詞條中加以選錄和說明，並且在書後附有梵文、巴利文和藏語的索引；四、對一詞多義或一詞在不同情況的用法皆按次序加以解釋，並且注明書典出處；五、全書詞目皆按日語五十音符的順序加以排列，並用平假名加以注音，以便於日本人檢索查閱；六、書後附有出典略號、漢語筆畫、五十音及梵、巴、藏語的索引。中村元博士的《廣說佛教語大辭典》是在《佛教語大辭典》的基礎上修補完成的，不僅增加詞目，而且對上述各方面，特別在解釋和引證出處等方面有較大改進。

然而《佛教語大辭典》、《廣說佛教語大辭典》畢竟主要是為日本人編撰的，雖然懂得日語的外國讀者也能閱讀參考，然而對於不懂日語的人來說，參考和利用的價值是十分有限的。近30多年以來，包括兩岸四地在內的佛教研究學者與日本佛學界進行了頻繁的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期間將很多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引進，有不少著作已被譯為中文，為共同提高兩國佛教研究水準發揮了積極作用。現在，林光明先生又主持將中村元博士的《廣說佛教語大辭典》譯為中文，應當說是佛學界的一大盛舉。譯本除將日語釋文譯為漢語外，其他幾乎皆保持原貌，特別將詞條原來的日語發音保留。相信這一譯本的出版必將為更多的佛教學者和普通民眾查閱使用集結了日本幾代人佛學研究成果的《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帶來極大方便，為推進新世紀的佛教研究做出貢獻。

最後，順祝兩岸四地的佛教研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成績。

2008年4月20日於北京華威西里自宅

## 卷頭贅語

此次渡海來台，應靈鷲山心道大和尚之邀，參加世界宗教博物館舉辦的關於“懺悔的社會功能”的學術研討會。會上見到了我的好友、老友林光明先生。他十分平靜地告訴我，已將日本佛學界元老中村元先生主編的《廣說佛教語大辭典》譯成中文（漢語），即將付梓印刷，並且打算於今年的十月十日中村元先生逝世九週年的紀念日舉行新書發表會。這一重大消息又一次使我興奮和感動。林光明先生不只一次讓我激動和佩服了。他的毅力，他的成就，他的速度使我十分驚奇，十分欽佩。

就講佛學辭典的事吧。當我從先師于道泉（1901-1992）先生手中接過那部丁福保（仲祐）編的《佛學大辭典》時，他曾說：“這部佛學辭典是目前最大最全的了，它受到日本佛教學者望月信亨很大的影響，但目前已經不夠用了，我們仍需要更大更好更全的漢語的佛學大辭典。”這幾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當然，我們等待，希望有國人編寫成更好的，大而全的，實用的佛學辭典問世。後來，藏學界前輩的努力，當局有利的支持，終於編成出版了跟藏傳佛教有關的張怡蓀《藏漢大辭典》，算是初步完成了這一心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一古訓，是有益的，如今林光明先生將中村元先生主編的《廣說佛教語大辭典》翻譯出版問世，必將有助於國人對佛學研究的深入和提高，必將引起國人對編輯佛學大辭典一事的關注！

提到中村元先生，那真是我國佛學界的老朋友了，記得在1980年吧！以中村元先生為首的日本東方學院訪問團到訪，那時人們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噩夢中醒來，中華大地遍體鱗傷，汨汨流血，心懷疑懼，忐忑不安，但畢竟，結束了厄運，轉來生機，對於中村元先生等人到訪，是由衷的歡迎。國內學術界認識到此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由頂級大師季羨林（希逋）和任繼愈（又之）二位先生領頭，組成接待班子，盡可能調動了力量，安排到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和小雁塔去參拜。到兵馬俑，碑林去參觀，中村元先生領導下有野村耀昌先生，三友健容，三友量順二位先生，還有企業家室伏先生和家人。這一次溫馨的佛教學術活動，文化瞻禮之旅，令人永遠難忘。季、任二先生動情的講話，學者們熱烈的期盼。而中村元先生溫文爾雅，謙恭有禮的學者風度，常留腦際。二位三友先生結成了好友，以後來往不斷。

1989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五屆國際藏學會上，由高崎直道先生引見，又一次拜見了中村元先生，他還提起西安之旅的美好的回憶。

如今，中村元先生早已辭世遠行了，他的手澤經林光明先生跟其他同事譯為中文（漢語）出版。我堅定地相信這和林光明先生此前編輯出版之《梵漢大辭典》一樣，必然受到國人歡迎，必將有助於國內日益增長的對佛學研究的熱潮。

千江映月，同是一月；

萬里和風，皆為薰風。

王 堯

2008年 8月 13日 于香港



# 林光明先生譯《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卷頭語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錢文忠

林光明先生翻譯的日本學術界耆宿中村元教授的名著《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即將出版，這當然是漢語學術界的一件大幸事。林先生命我作“序”，這豈是我這樣的後生晚輩所敢的？

我之不敢，起碼有三。

其一，已經往生的中村元教授是我的恩師季羨林教授的摯友，他們相交極深，兩位都有彼此繫念的文字發表，非常感人。我有幸在北京大學拜見過中村元教授，老一輩學者的儒雅風範和湛厚學養令我嘆服無似。中村元教授著作等身，有幾種也早有漢譯，絕大部分我都認真拜讀過，受益良深，難以言表。《廣說佛教語大辭典》更是蜚聲學界的名著，可以說乃是治佛學者不可須臾或離的案頭鴻寶。我何德何能，竟敢以“序”冠之？此一不敢。

其二，漢譯《廣說佛教語大辭典》已經有大陸學界名家楊曾文教授和王堯教授的序言。我雖然至今無緣向楊曾文教授當面請教問學，但是，楊教授有關中、日佛教史的宏文大作，卻時常敬讀。王堯教授在佛學、藏學領域著述宏富，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經在當時的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藏文，王教授就是我的老師之一。後來，我留學德國，選擇了藏學作為自己的一個 Nebenfach，正是拜王教授教益之賜。我又豈敢在兩位前輩教授的序後，續以狗尾？此二不敢。

其三，但絕對不是最少、最小或者最後，對《廣說佛教語大辭典》漢譯者林光明先生的崇高敬意，也令我戰戰兢兢。二十年前，兩岸之間的來往還遠遠說不上通暢，各方面的資訊交流自是備受阻隔，學術界的情況更為嚴重。然而，儘管如此。林光明先生的大名就已經在大陸佛學界、梵學界廣為傳播了。面對林先生的學術成就，起初，我們都有點瞠目結舌，不知以何詞相贊。我自己就曾經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去瞭解林先生的學術背景，受限於當時的兩岸情勢，只能是杳然無所得。此後，聽說林先生多次來大陸，也多次訪問北京大學，但是，我已經離開了北大，南歸上海，並且無奈地逐漸遠離了自己深愛著的梵學、印度學，所以，我和林先生是緣慳一面，無由當面請教了。

2008年7月，我有幸參加大陸首次直航臺灣團，平生第一次踏上了美麗的寶島，這才有機會和林先生在臺北相見，晤談極歡。我瞭解到，林先生本是學自然科學出身，成